



曲传习所的重要性——那些“传字辈”的老前辈们，把“正统正规、清雅风韵”传给现在的昆曲大师汪世瑜、张继青、蔡正仁、岳美缙、梁谷音等艺术家，然后由他们传给“小兰花班”的年轻演员，后者再传给校园版《牡丹亭》的学生们。对此，白先勇坦言：“一路一脉相传下来最要紧。这部片的主题，在于传承这门快要没落的艺术，有高成就价值的美学，如何传下来、让它复活，就像牡丹还魂，把它的魂还回来。这个戏曲就讲传承，手把手传下来，我们这片子最重要就是讲世代传承。”

由于素材非常多，加上邓勇星与白先勇长达4个多小时的访谈，邓勇星坦言，剪辑过程中难以抉择内容，“不知什么该割舍，因为听起来都很重要”。不过，考虑到观众可以接受的片长时间，只能从庞杂的素材里选取精髓。而拍摄过程最大的挑战，是邓勇星要放下曾经拍广告或MV的惯性，学习自我克制，以免影响昆曲简约、抽象和写意的美感。如同纪录片里正在学习昆曲的北大学生所言：“表演要给3分，藏7分。”邓勇星也如此告诫自己。

最终呈现的影片在表现手法上，邓勇星以昆曲的美学基础为架构，将整部片视为一部完整的昆曲，影片中各个段落就像昆曲的折子戏，彼此之间以《牡丹亭》剧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衔接，有时对应上一场景发生的事，有时作为下一场景的引言或结论。抒情、诗意的节奏，让白先勇觉得“非常有韵味”，对此邓勇星表示，《牡丹亭》的文字穿插在画面里，仿佛作者汤显祖也围绕在全片若即若离的气氛之下，观众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，通过今昔对比间的契合与呼应，把《牡丹亭》问世至今400多年的这段历史，“用一种更立体的方式去看待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作为电影的“第一主角”，白先勇不但亲自参与了全片的拍摄，更在长达七八个月的后剪辑过程中，一次次亲身参与，并提出极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让邓勇星最意外的是，白先勇最在意的并不是关于自己的镜头，而是片尾一串长长的感谢名单，“他非常在意，因为不想辜负任何一位出过哪怕只有一分力的人，少了谁都不行。”反复修改的结果，名单直到去年底才拍板定案。

熟悉白先勇的人都知道，有着“白将军”外号的他平时看似儒雅和善，但做起事来，绝对是雷厉风行，力求尽善尽美。从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构思立项，到组织专家打磨剧本，再到



多次登门，邀请汪世瑜、张继青两位早已退出舞台多年的艺术家亲自担任艺术指导，乃至一件衣服的花纹、颜色，一段曲子的编排，演员举手投足的眼神、动作准确与否……事无巨细，一一过问，最终也确保了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拥有高超艺术水准与巨大文化影响力。

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

“我的职业是作家，文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本。其实我只要在家好好写作就好了，何必去做这些繁琐之事呢？关键还是因为对昆曲的爱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值得我去做。”白先勇曾这样对笔者说过自己的心里话。的确，制作一部优秀的戏曲艺术作品，需要一个极为庞大的制作团队，不光是艺术上的问题，更有经费、演出、交际、票房、宣传等诸多杂事。对于始终独善其身、一派谦谦君子之风的白先勇而言，这些“与人打交道”的事，并不是他所擅长的，但为了昆曲，他却心甘情愿地去做。

他在影片中笑称自己上辈子可能是戏班班主，这辈子做的也是带着戏班到处“走江湖”。其实，这句玩笑话的背后是饱含着人情冷暖的。据笔者所知，尽管有着华文文学大家身份，影响巨大，但事实上，白先勇也不是所到之处，都被捧在手心里的。在一些场合，即使被人打击、受到冷落，白先勇也不会口出恶言，永远是温煦定坐，无改颜色。这份涵养与素质，真可谓荣辱不惊，永远保持着君子之风。他的助手郑幸燕告诉过笔者两件事：当初推动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时，实在是需要太